

家刻通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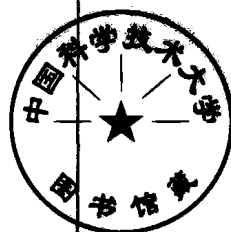
李
梢著

學苑出版社



李
梢

刻 通 论



學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篆 刻 通 论》

著 者:李 梢

*

责任编辑:田 靖

封面设计:桑 人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

印 刷: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印 张:11.25 字数:251,000 字

印 数:0001~3000 册

版 次: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503-X/·G·219

定 价:4.7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简介

《篆刻通论》是我国首部系统论述篆刻艺术的专著。全书体系严密，见解独到，深湛，对篆刻艺术作了全方位的贯通，又确凿地揭开了它的底蕴。言近义远，多为前人所未发。

并且，不唯篆刻，其它传统艺术以及学问种种，均可与此相互映照，从中获益、旁通。

自序

篆刻，有两个好处，一是自得其乐；二是由“技”及“道”，得大快乐——这番题内话，书中作了逐步的阐释和探讨。

又想起个故事，只记得大概：神造了许多人，一个个被魔吃了。有一天魔去找神，说，如果你再造人，我把你也吃了。神流下泪来，说，我总得有事做呀。这时魔低下了头，说，我和你一样。

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分析一番，再劝上一句。但说如不说。遂止住那些原要放在序里的题外话。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目 录

自序

绪论	(1)
(一) 篆刻与印章关系的若干问题	(1)
(二) 历代印章名称的迁易	(6)
第一章 篆刻史论	(12)
第一节 印章的源起——新石器时代	(12)
1. 翻开历史的记页	(12)
2. 商代的启示	(15)
3. 印章的原始雏形	(18)
第二节 印章的实用阶段——战国~元	(23)
1. 春秋战国的赋予	(23)
2. 战国古钤与秦汉印的鼎盛	(28)
3. 六朝至宋元的没落	(45)
4. 实用印章质料、制作及印钮	(52)
第三节 篆刻艺术的初步自觉——六朝~元	(61)
1. 六朝“濡朱”的出现及发展	(61)
2. 唐宋地位的再评价	(64)
3. 元押·元朱文·《学古编》	(71)
第四节 篆刻艺术的昌兴——明清~近代	(80)
1. 石质印材	(81)
2. 明清篆刻流派	(84)
3. 理论的兴起	(90)
第二章 篆刻技法	(95)
第一节 通篆——“学印必先通篆”	(95)
1. 各期篆书特色说略	(96)
2. 关于小篆书写等	(109)
第二节 择石——篆刻的前奏	(118)

第三节 临摹——登堂窥奥之径·····	(122)
1. 篆刻工具与临摹基本对象·····	(122)
2. 临摹的基本技法与意临·····	(132)
第四节 继承·创作·出新——明清代表印家分析·····	(137)
1. 问题的导出·····	(137)
2. 明清代表印家评议·····	(139)
第五节 字法——文字学的转化·····	(181)
1. 字法辨义及“六书”概析·····	(181)
2. 字体处理的有关问题·····	(190)
第六节 篆法——书法、金石的交融·····	(194)
第七节 章法——虚实与均衡·····	(211)
1. 所谓虚实、均衡·····	(212)
2. 目的的达到·····	(216)
第八节 刀法——篆刻艺术美的最终体现·····	(238)
1. 基本刀法及特点·····	(238)
2. 论刀笔相融·····	(241)
3. 再论破除法执·····	(250)
第九节 边款——相对独立的艺术·····	(254)
1. 边款史略·····	(254)
2. 刻款技法及例析·····	(258)
3. 结语·····	(274)
第三章 篆刻美学探讨·····	(275)
第一节 明清印论中美学思想的闪光·····	(278)
第二节 篆刻美学体系的构筑与概说·····	(286)
第三节 战国、秦汉的“真美”·····	(298)
1. 战国、秦汉的真美·····	(300)
2. 战国古钁、汉印的分流与归一·····	(319)
3. 结语·····	(339)
第四节 走向明清·····	(340)
1. 倒因为果 倒果为因·····	(340)
2. 返朴归真的道路·····	(344)

后记.....	(354)
---------	-------

绪 论

(一) 篆刻与印章关系的若干问题

世上没有另一种这样的艺术——以方寸摄万有，以刀、石解世界，尽碑版铭勋之妙，发赋诗乐志之胜。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呈现和光耀，它总是激起各类生机盎然的绚烂景象。

这就是篆刻，或者说印章。

可以更仔细地研讨一下，篆刻是否就是印章。

翻开历代印学书籍，不见二者关系的正面答复，但篆刻、印章通为一谈的情形，是接踵而来的。言外之意，好象不必任何说明，就可直接在二者间安个等号。无疑，他们带上了一种看见家鸭，便以为鸭子始终是家庭抚养的先入之见。如果愿意追溯一下远古到元代这段历史，发现其中一些有益和生动的场面，同时也被丢失了。

从篆刻这个“篆”字说起。篆，一般按《说文解字》，看成“引书也”，就是拉长笔画作书，这是篆书。因为篆书曾经有过一个“横直粗细如一”的阶段，“所以可以引笔为书”^①。只不过原始

① 唐兰·“石鼓文年代考”·《现代书法论文选》

人手中的石头，不会一开始就是把斧子，广义的篆书，是后来才循规蹈矩的，篆的原始意义，显然也不会直接跨到横直粗细如一的年代里，去指拉长笔画。篆之所以为篆，段玉裁的《说文段注》也没有回忆得更远一些，但他认为，“引书者，如雕刻圭璧曰瑑”，其中圭璧是一种玉器，瑑是琢玉雕刻的方法。同样，唐兰讲过“引书”之后，接着也谈到：“……但篆之所以称篆，还跟钟带上的称‘篆’和圭璧上的‘兆瑑’有关”。这也就是说，“篆”，并不是从天空中突然掉落下来的，它和古代玉、铜的装饰刻画都有联系。因此，正如最早的石片几乎就是万能工具一样，最初的这个“篆”字，它也许不是这样写，也不会只针对竹，但它的涵义，至少包括了“刻”，可能是古人从不大会刻往刻的方向发展时，造出来的，以后又造出了“瑑”。这其间标出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一简单推论，当然也不排斥以后的、或另外的解释。

重要的也并不是字源学的考证，而在于说明“篆”与“刻”统一的可能性。因为肯定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出发，那么，我国古代所有的刻划雕饰内容，如钟鼎彝器、瑑玉镂金以及刻石碑版等等，就都扼要地涵括在这古义的篆刻里面了。它的源起，则可以一代代追踪到远古，即我国龙山期、仰韶期彩陶上的那些刻饰符号，后人习惯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思维的最初载体，而推为我国文字之始。这些符号在刻制上，便可能与原始篆刻有关。

就在那个经过斗争，发展成为人的时代里，印章的雏形，第一章将具体谈到的一种制陶时能复制图案的劳动工具——陶拍——也出现了。虽然篆刻这时不必意味着就是印章，它们

的关系，更象树干和树干上长出的一根枝条，但共同的原始阶段，说明篆刻与印章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便是不可分割，换言之，篆刻与印章，起初一为大概念，一为小概念，二者自开户牖，又相辅互映。

“篆”的本义，汉代开始有了变化，出现“篆书”的名称。这个名称之下，总结着我国隶书以前所有的书体，和它们的后代。篆书被有的研究者发现并确定就是“掾书”、“官书”，是对隶书而言，这个结论有点不清不楚。但这里不必另生枝叶之谈。有意义的是，篆书中秦代新出现了“摹印”，这是一种被秦代改革、专门用于印章、然后流通的文字，也许表示着某种自我抑制的起始。通过它可以将篆刻与印章的关系持续下去，主要是印章。

当秦始皇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以后，一系列善后工作，紧跟了上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文字只有“八体书”才能通行。印章，这时成为官员们权力仍嫌不足的弥补。原来若有若无的象征意义，这便急速地加强了。与此同时，这个渐渐复杂、人心渐渐难测的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印章来作“信用凭证”的，印章普遍地保障着公文、军中行令和贸易递传等等，私下里也被人用来祈求平安和幸福。

将入印的文字——摹印专门制定下来，给印章引入一个统一的新概念，这适合于合作与交流，也可以看成是这个社会对印章各种贡献的特殊回报。摹印被收进了“八体书”，成了印章制度化的一个引子。这种新生的势态，从社会的角度条割缕析地追究下去，其实是并不如意的。但对于印章本身的发展来说，要相对合理些。它也就象一本新打开的书，原始时代默不

作声的那一页，早就翻过去了；朴素、自由的战国那一页翻过去时，一些痕迹，来不及马上消退。秦代展开的新的一页，则是充满秩序的内容，象棵修葺一新的树，不久在汉代发展得越来越茂盛和规矩。但这种合理性持续得不是很久，以后的几页里，这株树木就从丧失枝杆开始，最后唐宋时代连根折断了，一线生机不绝如缕。

稍有遗憾，“篆刻”这个名称，直到西汉才呼唤出来。又不是在篆刻界，而是从当时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领域中露面的，即所谓：“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①话本来不错，有的理解，却成了问题。因为这句话常使得一些事后人，看见篆刻艺术，就象突然发现鸵鸟是骆驼后代一样，情不自禁，想到了雕虫小技。接着便把新发现宣扬出去。很多事情就这样给歪解了。——杨雄提出“篆刻”，原是打给汉赋中，一路侈谈龙肉而不饱的习尚的譬喻，至多能引申出个宁做壮丁，不做文人的意思来。后来任昉《让表》也说过“篆刻为文，三冬靡就”。再如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第六首“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同样是离不开大胆隐喻的。这些文字先生，他们如果心下愁苦，肯说出来的，往往也只有月亮，或者是瘦的梅花，孤独地飘来飘去的云。实际上这些事物本身，从来没有过情感风波。篆刻是不是“雕虫”，照理推来，这也是不需要多少学问就能摇头的问题。

经过了各自在秦、汉的纷纭历史，接下去，篆刻与印章就逐步融合，最终二者区别被完全抹掉了。

① 杨雄·《法言·吾子》

因为人的脑筋渐渐繁复，这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各类新颖的东西随之纷纷出现，而原始的造物，有的朝这个方向、有的朝那个方向，不断地进行分化。于是，简单变为复杂，自在走向自觉，原来的万能，成为各有局限的专门。原始篆刻，同样是有着朝五花八门发展的倾向的，一旦毛笔和纸等等被推挤出来、并获得了普遍的地位，同时它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文人开始以各种方式共同分享，加上整个时代都在推动，它便和细胞分裂一样，越来越具体地分化为诸如书法、国画等等成了后世篆刻艺术近邻的艺术门类。这些门类就象一个父亲的几个子女，彼此都有显著的相象之处，如果要对父亲有个全面的认识，子女之中，舍掉谁也不行。当然，文字学，陶瓷学，以至于一联串的脑科学、比较心理学等等，它们的由来，被考古学发现似乎也都是原始人义不容辞的事。

而只对“篆刻”这个词语来说，它的语义和内涵，本就是由人造出来、也就可以由人来改变的。正是因为原始篆刻在它一开始，就和印章同属于一个陶器，或者一个部落，并且历史的发展，也没有阻碍它们在工具、技巧、生产步骤等多个方面的继续相似，必然地，同其它传统艺术相比，印章与篆刻的关系，更为古老和直观一些。于是，在元、明时代，准确一点，明代中叶左右，注定要成为艺术的实用印章一直没有感到独立自主过的尴尬，这时因为成批文人的加入而解消了。观念越来越精细的“篆刻”二字，便也找了个亲近所在安顿下来，成了印章艺术性创作的通称。这以后，没有人再去考虑它们原有的区别，篆刻与印章的一致性结果，也是至今不变。

待古老的篆刻成为一门关于印章的欣赏艺术，已有几千

年过去了。但从此篆刻、印章，圆融不分，本书后面的论述也是这样。

（二）历代印章名称的迁易

印章这个名字，是印名的十分之一不到。参照一下我国由没有名字，到百家姓，最后姓名的专业统计人员出现，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印名几乎和姓名一样历史悠久，变复杂的原因，也大致相同，包括意义的移用、民俗的改易、印制的更替等等，也有口耳相传时，普遍出错，成为印名的，但这些印名，只有少数人在知道已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证明它们实际上是错的。

理清印名发展的脉络，便有能力去面对篆刻史中将突如其来的一些陌生字眼，细心的话，还能从中看出一条印章从远古到近代的简单轨迹。

抑 有学者估测，印章最早的名称是出现在殷商时期，即甲骨文中发现、罗振玉考释的“𠂔”字。为象形，好象一只权势的手，重重压在奴隶的头上，引申出“按”的意思，罗振玉解作一种压制陶器、铜器的工作方法。以这种比较客观的解释，联系原始印章、制陶工具“陶拍”，那么，因于历史功用的延续，把“抑”动词名用，当作印章最原始的名称，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以上“抑”字作为印章名称出现，要是没有甲骨文这根线索，这一情况怕早已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因为，从已成形的印章实物来看，距今最为久远的印名，是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与“抑”古音叠韵的“𠂔（尔）”及其一系列异体

字，又有“印”的特别显发出来，它们让最古老的印名“抑”，隐入了上古历史。

印 有“印”最早实物，是春秋战国的“工师之印”，印作“𠂔”状，它明显残留着不少殷文“抑”的痕迹。其实，印与抑，古代几乎就是一个意思，卜辞那个抑字也不是不可以看作“印”的。“按”的时候，“抑”的速度比较快，“印”的速度慢些而已。这一由工作方法转而为实物代称的“印”字，春秋战国以后，渐渐成型，越来越象一只手，抓着一个名字叫“𠂔”的信物，手和𠂔日后也逐渐划分等级。

“印”与“抑”本是豆箕同根，但春秋而下、以至现代，前者的先后绵延、俯拾皆是，使取得较早成就的后者顿时相形失色。并且，“印”也常常有被其它字用来合作，成为新概念的时候。比如，先秦、秦汉就有表示封检、验物的“印封”，汉代开始有表里邑的“唯印”，以及用于私印的“印信”、“信印”等，秦汉将校官印中把“印章”二字一旦结合起来，后人往往就忘掉了其它的名字。宋、金时期又出现了“印记”，指印章之记，《野获编》中有“本朝印记”的记载。这些情形的来由，可能是因为十几个印名中，只有“印”这个字，尤其能让人领会到“执信”的意思，其它字无形中就产生了某种依赖感。

玺 又作“𠂔”、“𠂔”、“𠂔”、“𠂔”等，均从“尔”出。战国末年，“𠂔”行而“𠂔”废，方有“玺”等。除了运用的历史时期有先后之分外，它们文字方面的区别，只在于所施印章质料的不同，以铜制成为“𠂔”或“𠂔”。玉制为“玺”。“𠂔”与“𠂔”有两种说法，一指陶土制成，因为古代已有陶土作成的印；一指“土”部是“玉”的省改，邓散木等这样认为。但按《说文解字》：“王

(玉),石之美……外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依此看来,“玉”是没有理由拆去上方一块,压短中间一块,变身为意不相干的“土”的,后说似乎有偏。

春秋战国之际,印章大多铜制。并且用印不以人员高下而分,印名同样尊卑共之。因此,战国时代,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出现“尔”或“𠂔”的可能。战国以后,随着一阵阵的冲动,“𠂔”就消失了。后人提到“古𠂔”,往往也就能很方便地联系上这一时期。

战国的𠂔和它的时代一同流逝之后,秦始皇却在印名上也争夺到了他的特权,他把用蓝田玉制成的“玺”是他本人专用印的规定诏示天下——后代帝王君主都乐意这样——臣民们便莫改越礼,印名通通改作“印”、“章”之类。秦始皇专用的玺有著名的“螭虎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和天子信玺,现存实物除“皇帝信玺”封泥外,其它五个本就没多少必要出现的玺,已难于追溯。时至汉代,锐气减退,王太后、诸侯王等,也被允许称“玺”,如汉“朔宁王太后玺”、“淮阳王玺”等。

瑞 铜制作“𠂔”。“𠂔(𠂔)”字为“抑”向“尔”过渡中衍变而来,是古代所有以玉、铜为符信的物件的通称,俯身下嫁为印名的情况有,不多见,如战国燕的官印“外司虚𠂔”等。

卩·卩瑞 “卩”即古“节”字,亦即“印”字那只手的所执物件。“卩”与“瑞”同为古信物的通称,并有着转注的密切关系,因而又可连缀入印,如战国“东阳汝泽王卩瑞”等,同样也不多见。

合同 合同用作印名有两种情况。一，是古代“节”的一种，《说文解字》：“节，象相合之形。”即手持钅印的三两部分，交验时如果正好相合，彼此相信。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口头保证渐趋不可靠，已经开始借助于非生物性的合同等等。最近新发现的钅中，有几个就是组装的。二，据《金史·食货志》、《宋史·舆服志》记载，是用于金及南宋官府新发行的钞票“会子”背面的，例如南宋“一贯背合同”，印文写法为楷书变体。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曾专门为一贯背合同写过考证和印跋。

宝 据说“宝”作印名已是秦代的旧事了。秦始皇蓦然发觉“玺”音近“死”，一种奇怪的心情受挫，让“玺”变成了“宝”。《金索》中就说，发现了汉“中山王宝”玉印，这个印我们可以怀疑。但至少“宝”在武则天那里曾经密集过，《新唐书·舆服志》载：“至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复为宝。”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让武则天发现玺音近死是可能的。此后一直到清代，天子、王后等，都是“玺”、“宝”交替着用。

信 《说文解字》：“信，诚也”，诚实取信的意思。“信”常常与“钅”，“印”连缀，这在战国就有不少，如“子粟子信钅”等。但单个“信”字入印的，不多见，有秦“闾民信”等。

章 “章”用作印名，可能是受到了文学知识的启示，文词累文积句称为“章”，印文内容的排列，也是属于累积类型的，未尝就不能称“章”。汉代便规定丞相至二千石的官吏及列将军用“章”。有了秦汉的新规定，“章”字自此普及开来。也是在汉代前后，“印”与“章”，二字开始连缀。